

青山情

◎ 陈健
张波、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青山情

陈健
张波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山情/陈健, 张波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106 - 02865 - 7

I. 青… II. ①陈…②张… III. 张明亮—传记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859 号

责任编辑: 李 丹 于雪飞

封面设计: 任 蓉

版式设计: 冯春雨

责任校对: 吴 铭

责任印制: 慧 智

青山情

陈健 张波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5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义飞福利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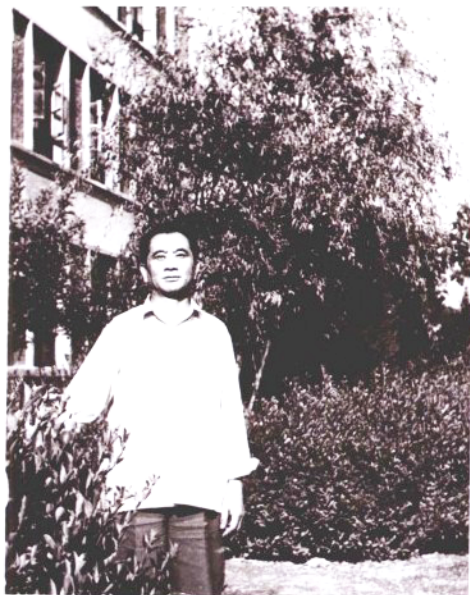
印张/19 插页/1 字数/2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2865 - 7/K · 0105

定 价 36.00 元

定价: 36.00 元 手 册 型 式 本 册 共 19 页



← 主人公张明亮1978年春在山阳县财贸部大门前留影

↓ 1997年3月10日，主人公与夫人在家里留影



← 2005年3月，主人公偕夫人及子女在信用联社住室留影

序

方家驹

今年立秋刚过，和我过从甚密的张波来电话说，他父亲张明亮先生的回忆录已经完成了。这件事他以前向我提说过，我挺赞成，暗暗夸奖他是一个难得的好儿子。因为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儿女们多辛苦辗转于前程，或者汲汲于自己的温馨小巢，能抽点闲空“常回家看看”就算是有心人了；能在老人离退休或失去劳动能力之后精心伺候、悉心赡养的已十分难得。而能真正体谅父母晚年的心境、实施“精神赡养”的人又有多少呢？我觉得张波做的事是达到了这个层次的。只是他突然提出要我为这本书作序，我有点犹豫了。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合适的人选吗？我能不辱使命吗？但我知道，张波是从不随便向人张口的，他总有自己的深思熟虑；而我却未必有婉言谢绝的充分理由。于是，我的思绪停留在和他们家三代人30余年的交往中，我欣然应允了。

认识张明亮先生大约在1971年，我被分到山阳县工作的第二年。这年秋天，我从城郊中学调到县教育局下设的教研室。那时，“文革”进入第6个年头了，血雨腥风的“夺权斗争”基本结束，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纷纷退隐，联合后尚能支持局面的“革委会”也已经成立。山阳县城虽然不大，各局部委加在一起，也容纳了几百上千人呢。群龙当有首，这“首”在县城就是机关党委，而机关党委的“一把手”就是张明亮先生。

长达10年的艰难岁月让人不堪回首，但我也要公平地说，即使在那时、那样的环境下，好人和善良的人仍然占大多数。

序

1

他们凭着我国传统道德中最基本的为人之道和处世之道，营造了一种宜人的群居（现在有个新词叫“群域”）氛围，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情感，如友好处人、同情弱者、热心公益、爱护长幼等并没有丧失殆尽。回忆起来，我常感不幸中有幸，“文革”中竟能在这样相对平和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那几年，见到明亮先生通常是在县级机关的集会上，大凡由他主持的会议，总是说理在先，切中肯綮，要求在后，简洁不繁，给人印象至深。特别是他那始终笑微微的神情，总给人一种发于内心的亲和力，和当时为数不少的、一味板着脸孔训人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迥然不同。后来认识了，在街道上时不时地相遇，不等我主动打招呼，他已笑微微地走近来，问长问短，他似乎已经熟知我的情况了。事后我想，中国历来就填不平的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隔阂和鸿沟究竟源自何处，又该如何解决；其实，说简单点，就在于领导者能否平等待人，能否实事求是。一名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历史有多么烜赫，这方面做得好才能深得民心，也必能由此深谙治世之道。至于是否在各种公开场合自称“我是公仆”，那是很无所谓的。

转眼到了1978年春，我调到山阳中学任教，张先生的独子张波分到我任课兼任班主任的班上了，我们在原有的关系上便增加了一层教师和家长的关系。那一段“拨乱反正”的日子更是值得怀念的。尽管前景还不很分明，但大家的心气相当高，心劲相当足，都在忙于“把失去的夺回来”的行动中。我们有过好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彼此的了解也更多了一些。我视他为可敬的前辈，可亲的兄长。从他那儿，我对山阳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也增加了好多。山阳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虽有纯朴的民风 and 悠久的革命史，但交通不便，经济滞后已成顽症。不过，山阳县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不落后，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他们像熟悉自己的手指那样，熟知全县的一草一木；他们的踪迹遍及9区1镇64个公社，

正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吃苦耐劳、默默无闻地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绿水青山开笑颜”。尽管他很少谈及自己，但我已体悟到，张明亮先生正是当地干部杰出的代表。

对张先生的进一步了解是在张波身上深入的。俗话说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师生之间已有整整30年的来往，作为观察、认识一个人的素质、品格和才干，这段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了。目睹着张波高中毕业后从山阳——洛南——西安一路走来，通过自学，学历一步步地攀高，职务一步步地提升，我敢负责地说，他并没有得到作为领导干部的父亲什么“荫庇”；但我敢肯定，他实实在在地受到了父亲言传身教的巨大影响。诚实待人，踏实做事、诚信从业，这是张波在事业上取得节节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父子两代阅历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但都有良好的口碑却是一致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精神传统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吐故纳新。倘若天下所有的家庭都能按如此规律良性循环，鲁迅小说《风波》里九斤老太的那句咒语“一代不如一代”才会化为乌有！

当我读完这部作品后，对张明亮先生的认识又深化了不少。先哲早就说过，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一篇列传，一部断代史；其中记载着过去和现在，也未必不昭示未来。过去，我们将“著乎竹帛，传乎后世”看得过于神秘，让少数著作家凭空“专”了“利”；今天想来，这明明是人皆可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加以书写呢？张先生的“书”是丰厚的，他少年时就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阅历富有传奇色彩；解放后，他经历了接踵而至的历次政治运动，尽管有时风狂雨猛，但他坚持实事求是，依靠人民，在广大民众中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张先生是一级领导者，但只有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才会知道在变化无常的政治风云中，能在领导岗位上做到他这样无愧地全身而退是多么不容易！相形之下，那些风向标似的人物是多么可鄙可笑！张先生不

仅英雄气盛，同样儿女情长，他用真诚质朴的人生态度建设了一个堪称圆满的家庭。如果说，一个人在花甲之前为社会尽心竭力，鞠躬尽瘁，阅尽人间春色，却往往因为没有精力和时间来书写历史的话，那么，当他跳出纷纷扰扰的社会大圈子之时，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历历往事风起云涌，丝丝缕缕涌上心头。于是，回忆将成为个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其观察、剖析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力度也将大异于前，个中必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比如曲曲折折的人生阅历得失何在，盘根错节的社会交往利害为何，许多重大事件中的是非曲直教益是甚，尤其是各个家庭特有的家事，并由此生成和体现的家风家教，等等。这一切都是不可克隆的材料，不可再生的资源。这项工作做起来不免繁重而琐屑，但做与不做肯定大不一样。现在，张明亮先生洋洋 20 万字的传记终于完成了，不仅对他个人是一种“笑看人生”的总结，而且对家庭有益、后代有功、社会有效。这项工程的顺利完成实在可喜可贺！

担任笔录整理和创作工作的是山阳县的陈健先生，我与他已有 20 多年不见面了，但当初的良好印象仍然清晰。我深知完成这样的工作量十分艰难，必须依仗诚意、热心、耐劳的精神，还要有刚健、质朴、优美的文笔，他是样样兼具的，令我钦佩不已。在此致以亲切的问候！

不知道上述碎语是否将意思表达清楚了，但皆出于肺腑，如蒙不弃，权且以此为一序罢。

2007 年 8 月 31 日

目 录

序

第一章	重重劫难	1
第二章	接触革命	10
第三章	游击队长	35
第四章	牵制扰敌	49
第五章	打击顽军	65
第六章	孝母应婚	81
第七章	土地改革	97
第八章	频繁调动	111
第九章	实事求是	129
第十章	苦中有甜	145
第十一章	巧割尾巴	163
第十二章	困中宽容	175
第十三章	国事家事	189
第十四章	机关党建	205
第十五章	组建轻工	213
第十六章	发展商业	233
第十七章	锦花选举	247
第十八章	和谐平衡	261
第十九章	激流勇退	273
	后 记	283



第 1 章

重重劫难

公元 1935 年秋的一天上午，西山冬青崖畔的平台上，站着一高一矮的两个人。高个儿牵着矮个儿的手，他低着头扬着手指指点点着崖下的羊群。停了片刻，高个儿离开了平台，极快地去了南侧的庄稼地里干活。

矮个儿一直望着高个儿进到包谷林后，他在平台上捡着小石子抛打着走散的羊只，口里连连发出“喔——嗨、喔——嗨”的声音，这声音有些尖利，奶声奶气的。他看上去顶多八九岁，浓密的短发和后脑勺儿一乍长的小辫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双大而有力的眼睛充满着幻想。他单薄矮小的身材挂着褴褛宽大的衣着，好像是哥哥们无法再穿的补丁擦补丁的衣服，一双合脚的新草鞋却让他显得很精神。他的任务是不让羊群翻过身后的山梁，防止它们侵害邻人的庄稼。

这个农家孩子姓张，官名叫明亮。母亲还给起了个美好的乳名叫青山，意即“青山常在而富有一方”。

明亮一直想跟大哥上山牧羊的，无奈母亲慈爱有加，耽心他上山会摔着。他为这次上山牧羊同母亲已“闹火”了许多天呢！为了安全着想，母亲量着他的脚丫，精心地给他打了这双新草鞋，说是穿

着新草鞋攀崖爬坡不怕滑。

张明亮好高兴啊！他赶拢了羊群，站在崖畔的平台上向四下里张望。

深秋，七彩的群山环抱着一个葫芦状的田园村庄，二三十户土墙石板房和少许的瓦屋掩映在多色林木的山峦里。一条蜿蜒的小河从东山南侧的峡谷间潺潺流出，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色的光芒。小河流进山冲好像不愿意离去似的，顺着南山根走走停停地收聚着许多沟壑中的“同类”，不断增大着伙伴充实着自己。流经西山冬青崖下，猛然转了一个弯，愉快地唱着歌儿挤出了又一个峡谷，向正北方流去。

小盆地中有四五十亩河滩淤泥好平地，被一条黛色长龙的大堤盘护着。这块平地是这里农家的命根子，供着他们的衣食生活。但是张家却没有，他们家是外迁户，仅有山上的一些收入微薄的“挂牌”地，勉强地维持着全家八九口人的生活费用。

张家的三合院，共有大大小小十来间石板房和一个羊舍，坐落在东山腰间，正房大一些，有五间，两旁分别挂着三间小屋，靠西侧二三十米的崖窝边有一间茅草苫就的羊舍。背靠的后山海拔两千多米，那上面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红松林。

治家有方的父亲，全力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张先生名叫昌启，中等个儿，长相精明，留着八字须，一副干什么事都井井有条的神色。明亮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勤劳厚道办事认真，在村里享有很高的威信，乡邻有事都会请他拿主意。他答应的事，哪怕再艰再难，总能风风光光地办成。外来户嘛，凡事要格外小心，这个道理他时刻都记在心中，不然，怎么能同乡邻相处得那么融洽！

张先生管家总是精打细算的，除了种好薄田里的庄稼之外，他还要想些方儿，搞一些能赚钱的副业活路。农闲时，常常上山割些苦毛竹或荆条编笼编筐打簸箕，逢集日，担着编织物件变卖了赚钱称油盐。但光靠编织还不足从补贴家用，

于是，丰年有粮就喂猪，歉收年不喂猪就喂羊，山里山架大、草木旺实，养羊会比养猪强呢！几年前，他从南山的岳丈家牵回了一对小山羊，如今发展成了这群羊。

明亮听母亲说，东山腰中的这座石板房住宅院落，是爷爷修造的。按照明亮的出生日向前推算，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他爷爷在1905年前后建成的院落。

美丽宁静的五色沟埡真好，尤其是深秋的山庄景色更好。满山漫沟的混交林木被赤橙黄绿青蓝紫点缀着：黛青色的是松柏、鲜红紫艳的是栎树、橙色的是橡栎木、金黄叶子的是钱杨，加上雪白的桦木和不停摇曳的翠竹等等，映得人眼花缭乱，惬意非常。

故乡——五色沟埡耳扒庄，单就这个称谓就美妙极了呢！可是他一直弄不懂这个村名的涵义，他曾问过父亲、母亲和当地的私塾先生，他们都说不清楚。私塾的王先生说，耳扒可能是群山中橡栎树居多的缘故吧，这些树木可以生长木耳，“扒”字是树林的意思，所以叫耳扒；但那五色嘛，他就说不清楚了。一次，家里最有知识的二哥从里河回家看望母亲，他带明亮在河里摸鱼，明亮在岸边无事，就捡了许多好看的彩石，有红的绿的黄的白的和黝黑发着亮光的，他拿给二哥看，要他说出个名堂来。二哥笑着说，这个你考不住也难不倒我的，我曾问过有知识而且智慧勇敢的游击队政委邓叔叔，据他说，红的可能是铁矿石，黄的多是硫矿或金矿或铜矿，绿的是石英，黝黑发亮的可能是磁铁矿或钨矿石，白的是硅矿石或石灰石。邓政委还说来，这里的五色石可能是古人起名的依据呢，他们给后世提个醒，这些石头可是宝藏哩！二哥看着彩石，掂着彩石又笑着说，待解放了，新中国的采矿专家们会根据这些“矿苗”找到这些矿山，冶炼出金银铜铁钨为国家 and 人民服务那才好啊！

“哇——”张明亮惊奇地望着二哥叫着。

现在，他站在崖畔平台上又看到这些彩色斑斓的树木也

有五色六色，他认为这些树木的根部一定会有同样颜色的矿石给树染成这样的，再看河水，似乎也被染成五光十色了。嗨，五色沟呀五色沟，这个名字叫得实在叫得体的，叫得名副其实！

张昌启先生生于清光绪五年秋天，即公元1879年8月，那时他的家住在水草坪里河村。张先生兄弟三人，他为老大，比二弟张昌富长五岁，三弟张昌贵小他九岁。由于家境贫寒，久居深山，张先生的两位弟弟终生未成家。

当时，昌启的父母非常着急，多方托人，到处打听，婚姻终未果。在张先生22岁时，他们家迁至银花乡五色沟脑耳扒自然村。五年以后，经媒人介绍说合，娶卢小女为妻。

张明亮的母亲卢小女生于清光绪十六年，腊月十一日，即公元1891年1月20日。她的娘家住在水草乡大南沟村，距五色沟这个家三四十里的路程。

明亮兄弟姊妹七人，带他在冬青崖山坡上放羊的是大哥张明善，生于1916年的腊月，他性格温和、勤劳，是父亲的好帮手，地里的农活样样全在行，这个家他撑着多半个天哩！

二哥张明德生于1921年夏末，两岁时过继给三叔顶了门，他们名义上住在老庄里河村。因为三叔信佛常年不在家，多数时间都住在庙堂里，又结交了许多道中朋友，二哥得到他们的不少帮助，先在三叔的门徒——蒋先生家里寄食宿；七岁以后，他跟着蒋先生的儿子读私塾，直到17岁，他才回到老庄的家里务农活。

张明亮按男丁排列为三，按姊妹排列算是老四，生于民国十五年农历丙寅年三月初十谷雨这一天，即公元1926年4月21日。姐姐明玉长他七岁，小妹金花小他九岁，大弟弟明元和他同是孪生兄弟，明友小他七岁。

这个家整整十口人呐，在这个山村里，人丁之多，堪为首户。

张明亮正低着头，一个一个地数着指头，计算着家里的

人口。暮然，天色暗了下来，他抬头望着刚才还是大太阳的天空。噢，西南天宇间的乌云似湖水般地涌过了头顶，遮住了太阳。远处正掣着闪电，伴着滚滚的沉雷，把白色的雨帘向东北方向压了过来，这当儿，他清楚地听到头顶有零星的雨滴击打的啪啪声。

“青山——青山——”这是大哥在地头的喊叫声。

“唉——唉——”张明亮向着呼喊的方向，一边应着长声，一边走向崖畔边探望着。

“快把崖下羊群向密林中拢一拢，天要下雨了，赶快拢一拢噢——”大哥气喘吁吁地向崖畔平台上奔来，边跑边喊。

“大哥，大哥，要下雨了，得把羊群赶回家呀？”张明亮不明所以地问。

“青山，青山，不行，不行的，你快看，北河口峡谷里进来了许多背枪的！”他手指河口压低声音说。

说话间，只见那河道里有四五十个背枪的，正猫着腰凭依着护堤的遮掩，快速地向农家各户奔去，村中的狗一齐吠叫起来，各家房后的林中时隐时现地跑动着人影。突然，一阵阵连发枪响，村庄一下子静了下来，那些背枪的很快控制、封锁了各个路口及制高点，把群众全堵在家里。

这时，随着一声地动山摇的惊雷，那瓢泼大雨哗哗地下来了。大哥一把抱起他走下了崖畔的平台，钻进了一个石罅里。

崖罅是大哥放羊时发现的，洞口不算太大，人侧着身子可以进去，洞里却很宽敞，足可以容纳下他家的羊舍呢！还有那旮旯拐角的地方，合在一起，只怕松松的藏人不下一百哩！从洞口向外看，全村都看得一清二楚，可外边的人休想找到这个入口。打个比方吧，崖罅的这块岩石极似仰天长啸的虎头，入口在虎头崖靠左侧“耳部”的位置，洞口有许多杂树，其中有一株高大的老杏树，它们的枝条和树叶严严实实地把崖罅笼罩着。回忆起来，这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的

事，他记不清楚了，可是他记得那时小麦正扬花，油菜已干荚，满树黄橙橙的山杏馋得他直流口水呢！这些山杏为什么没有人摘食？想必是因为长在悬崖峭壁处，要尝鲜，那就得冒一份风险哇！咳，大哥是爬崖攀树的高手，当时兄弟俩又饥又渴，那还怕什么险啊！只见大哥眼盯着杏子手抓着荆条，爬上丈余高立陡立陡的山崖，急不可耐地攀援到杏树上。那杏子真可爱呀，远看是黄的，近看却是红的，特别是那朝阳的一面密集着鲜艳的小红点点，极似少女泛红水灵灵的脸蛋儿哩！明亮一边品尝着酸甜可口的山杏，一边满世界地张望，咦儿嗨！这崖上边还有一个洞。出于好奇，抑或做活歇晌，抑或放羊避雨，那可是个好去处呢！他干脆脱了上衣，扎了袖口，将那满枝头的红杏，一个不拉地摘了个精光，驮在肩上溜下杏树。他放下衣服里的杏子，从裤腰带上抽出了割草割柴的刀，砍了一根铤把粗细四五尺长短的木棍，拨开窄窄崖畔上的荆条及茅草进得洞来，洞里干干净净十分凉快。他顺着一股凉风向洞的深处走去，越走越亮堂，在一个拐角处竟有一柱阳光射进洞来。为了弄清阳光的源头，他爬上两人高的崖壁处，这里又有箩口大小的一个洞穴，阳光就是从这里钻进来的。他小心翼翼地爬进穴口向外处探望，哟，外面是刀削的绝壁。从这里可看到河水北去的峡谷。

这个崖罅，外人都没有发现。后来二哥从里河回家，大哥悄悄地告诉了他。二哥很精明用心，还专程探查了这处秘密洞穴。

时至今日，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他们兄弟仨。

雷阵雨停了，天依然是阴沉沉的。

弟兄俩从箩口处望见峡口河道里那些背枪的，正押解捆绑十多个村民进入了峡谷。

“大哥，大哥，快回家吧，我见河道里头个被捆绑的人，好像是咱们的伢（父亲）？”张明亮流着眼泪望着大哥说。

“青山，青山，你莫哭，莫哭，不会是咱伢，不会是咱

伢……”张明善扭过头去慌忙地擦着饱噙的泪水，颤声地安慰着弟弟。

咋能不是呢？咱伢的个头高矮、走路姿态、衣着的色泽和腰间的蓝布腰带都是他们熟悉不过的啊！大哥还能不熟悉伢的身影？大哥的眼神好呀，山林中的各种野果子老远老远的成熟与否，只要他说熟了一定是熟了，他说没有熟，那果子一定吃不成的。一次在屋后的那架大山上，他望见漫坡处有一树山桃，便让大哥去摘，大哥说那还早呢！明亮想吃山桃的心情很迫切，他不信大哥的话，赌气去了，他见树上的果子全是绿绿的，摘下一个尝了尝，全是苦涩苦涩的。河道离峭崖笋口洞穴处不过百仞，大哥哪能看不清楚啊！

“大哥，大哥，不管是不是咱伢，我们得赶紧回家呀！”张明亮乞求着大哥。

“青山，青山，再等一等，我怕也……”张明善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完。

大哥怕什么呢？明亮已经猜出来了，他怕他也会被抓走的。这就是说，大哥已经看清楚了河道里头那个被捆绑的人就是他们的父亲。他说再等一等，担心村中还留有抓人的，既然父亲被抓了去，大哥是绝不能再被抓走的，若抓走了大哥，那他们的这个家就会塌架的！

两兄弟在洞中焦急地等待着，约一顿饭的功夫，他俩终于走出了这个秘密的洞府。

场院里，母亲呆呆地斜靠在老榆树上，浑身湿透的衣服正淌着雨水，姐姐抱着还不满周岁的小妹站在屋檐下啼哭，明元、明友一边一个地抱着母亲的腿也在嚶嚶地哭着。

当母亲望见他俩时，她惨叫着跌跌撞撞地向他们奔去，竟摔倒在场院的泥淖中闭了气。

张明亮面对惨状不知所措，大哥急忙跑过去把母亲背到家里。

“明玉，明玉，快把小妹金花让青山抱着，帮娘换掉湿衣

服……”大哥吩咐着弟妹们。

大哥先向锅里倒了水，然后，在屋檐下抱回了几枝干柴，立即为全家人烧熬着姜汤。不大一会儿，姜汤熬好了。大哥一碗碗地端给弟妹们，他将他们安顿好，即端了一大碗姜汤水赶到了母亲的房间，一汤匙一汤匙地喂着蓬头散发的母亲。

“青山，青山，你也喝点吧，生姜能驱寒的。”大哥一边喂着母亲，一边喊着说。

“大哥，我没淋着，我不喝……”张明亮望着母亲的惨状，他喉咙发哽，憋得他直掉眼泪。

母亲喝完姜汤，又痛哭起来，引得弟妹们也跟着哭，大哥好说歹说地劝住了悲伤的母亲。

“娘，娘，你那时咋不快向后山跑呢？”张明亮望着母亲悲戚戚地说。

“唉——”母亲长长地叹息着。

说起来还真是悔哟，她说她害了他。听到河道里连连放枪，左邻右舍的狗都吠叫起来，她知道这一定是乡上保上又来抓壮丁了，你们仨就往后门跑，却身颤手抖的怎么也拉不开门栓。她帮他拉开了门栓，出了门就往坡上爬，不管他怎么努力，那搅缠在一起的双脚硬是迈不开步子。她索性将他又拉回了屋里，说拉壮丁要的是青年人，要老汉作甚？跑不动就不跑了，看乡上保上能咋的。那时，她担心放羊的大哥被抓了去，即刻去了羊舍，还好，大哥放羊未回，她也就放心了。谁知在返回场院的道上，她望见一伙背枪的土匪正向场院这边飞跑。

“昌启，昌启，快跑快跑，全是土匪呦！”卢小女大声地向屋里呼喊。说时迟那时快，土匪们听见后门响，推倒了她，拉开后门就放枪。

当她挣扎着爬到后门口，只见那三四个土匪正用枪托打他捆绑他……

母亲说到伤心处又闭了气。